

除草劑和野百合

微皿

—

黑暗的角落裏，手機發出陣陣轟鳴，警報的紅光一閃一閃，如同即將發怒的怪獸，刺激著催促著還在昏睡的除草劑，他掙扎著從那個昨夜的噩夢中起來。他知道他必須得開始工作了。

打開電腦，手機裏那些閃爍的紅色提醒信息，是和電腦同步的，這些信息來自系統自動甄別的警報，也有投訴的信息。除草劑是他給自己取的網名，也是他工作小組中的代碼。他的工作就是負責核實、審查和刪除網上的各種不良信息：暴力、涉黃、涉詐騙虛假信息、假新聞謠言等。

最近一年來，除草劑總是失眠，不得不靠安眠藥助眠。在家辦公的壞處，就是無法分開工作和生活的界限。他閉上眼睛，讓自己深呼吸三次，按照入職培訓，他需要一個快速的「自我心理建設」。他們的團隊是某大型網絡公司的外包公司下屬的一個小單元，那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鮮亮的光環和他們無關，他們只是這個互聯網生物鏈的底層，專門負責處理暗中的髒活兒和累活兒。

這個工作，決定了他每天必須要接觸大量的負面信息，有的很暴力很血腥，有的讓人厭惡、心寒和反胃。培訓主管告誡他們不要被這些信息汙染，要學會保持距離，學會冷酷無情，學會從這些負面信息中跳出來。

春節以來，關乎這場前所未有的疫情，假新聞和謠言特別多，不良信息裏充滿了懷疑、絕望、憤怒、無助和仇恨……深呼吸過後，除草劑還是有些神情恍惚。刪除了太多信息，好的還是壞的？真的還是假的？who cares? 他已經麻木了。

疫情爆發一個月，他都沒出門，沒見任何人，吃飯全靠方便麵和外賣。由于保密協定，他沒辦法和別人談自己的工作，家人和朋友問起來，他總說做「網絡安全顧問」。

看看窗外，灰白色的霧霾依然籠罩著這個城市，他租住的五環外的樓群擁擠不堪，住滿了和他一樣過年回不了家的外地單身草根，雖然他們都壓抑孤獨，但他們根本不認識，疫情之下，更不敢接觸。除草劑好想一腳踹開任何一家門，不管他是誰，不管他是男的女的，能喝杯酒，聊聊天兒……

他的大腦又恍惚了一陣，爲了讓自己更清醒，他起來泡了杯咖啡。打開播放器，飄出李志的那首歌《這個世界會好嗎？》。

「媽媽，我是多麼愛妳，當妳沈默的時候，我愛妳
只是那些猛烈的情緒，在睡不著的時候折磨著我……」

歌聲有點壓抑，除草劑知道，他不能讓自己陷入任何灰色情緒，他迅速切換了一首快歌，開始了他的「除草」工作。不良信息按照敏感度和有害程度以及緊急程度等指標，排列成由深到淺的紅色，面對那些顏色深紅的信息，他不會過多停留，只要觸碰了眾所周知的紅線，直接刪除，沒有商量餘地。

不管文章寫得再漂亮，再有創意，再有洞見，一律刪除。拿不准的或有爭議的信息，他會轉發給主管。有些信息被刪後，發佈者會「上訴」，他們再複查一下，如果沒什麼問題，也會恢復。

今天，到了淺紅色信息區，跳出了幾個和以往不同的投訴，標籤是「涉嫌傳播迷信和非法宗教」，他打開那些文章，標題是「疫情期間如何戰勝抑鬱？」他快速掃了一下文章，這類帶有信仰色彩的「心靈雞湯」實在太多了，直接刪除！都是騙人的，看一篇文章就能讓人抗抑鬱？！

二

「叮咚！」野百合收到一條信息，她點擊開一看：刪除通知！

剛剛被刪除的，是野百合在自媒體上發布的第 20 篇文章。爲了完成它，她花了 8 個小時來搜集素材、到國外的網站上翻譯資料、撰稿、查找經文和編輯排版，還不包括她禱告和默想。野百合是她的網名也是公眾號的名稱。她的心很痛，也很憤怒。憑什麼？！她把手機重重地扔在了沙發上，想找個地方說說理。

原本，在這個特殊時期，她特別想透過文字幫助那些處於憂慮和絕望的人，也透過這些文字能帶出她的信仰，傳遞福音。然而，這篇辛辛苦苦寫好的文章上傳後還沒到 1 小時就被刪除了。她好想罵髒話！

她衝向電腦，向那個平台發送了「複議」請求，她寫了一大段文字，就是要表明這篇文章滿滿「正能量」，沒有任何負面信息。很快，作爲一個心理諮詢師，她意識到自己的憤怒，她把那些文字都刪了，閉目禱告。爲那個刪除她信息的人禱告，也爲了順服上帝的主權禱告，之後她徹底平複了。然後忙著爲老公和孩子做了晚飯。

天黑了，儘管老公和孩子十萬個擔憂，但她還是鐵打不動地出門了，她是這個城市「心理援助熱線」的志願者，每天都有她的輪班時間。專門接聽那些有自殺傾向和各種心理問題的求助電話。最近，因疫情而來的諮詢電話特別多，熱線常常被打爆。原本，他們是可以透過網絡遠距離接聽熱線的，但爲了保證通話質量和專注度，志願者們還是被要求到辦公室接聽。

野百合全副武裝：口罩、眼罩、一次性手套、免洗消毒液，冒著「生命的危險」，穿遊在寥寥無凡人的地鐵裏，上上下下，終於提前 10 分鐘到達熱線辦公室，她熟練地消毒了自己的衣服，洗了手，整理了文件，在座位上安靜地等待。

和往常一樣，在每次接電話前，她都會為那些可能打進來的案主禱告。這個時期，打來的電話通常都和疫情有關，有人擔心自己或家人被感染；有人對未來恐懼不安；疫情的突然闖入，改變了人們原有計劃，也讓很多問題凸顯，不知下一步該如何。

比如，今天的幾位案主：有一位女士，夫妻倆平時就感情不和，疫情期間實在受不了和丈夫一起，天天大吵大鬧，又沒地方可以去，恨不得在疫情結束後就馬上離婚；有一位剛畢業的大學生，對未來充滿迷茫和恐懼，疫情還未完全結束，單位就讓複工，而他卻覺得生命沒什麼意義，想自殺；有一位農民工，因疫情阻隔回不了家鄉，特別擔憂家鄉的老母親，因為老人家感冒了卻不敢去醫院……

志願者們的主要任務是，透過疏導讓案主們減輕焦慮和抑鬱，使來諮詢的人們「安下心來」。野百合會按照規定，在諮詢期間不得傳播宗教信仰。但諮詢期間，她會在禱告中用柔和的心來疏導這些案主，雖然她根本不認識他們，雖然她有時候也會焦慮，到底能不能幫助對方回到正軌。諮詢師們都知道，這個特殊行業既需要融入情感和同理心，但也要學會迅速「抽離」，否則諮詢師也會不堪負重，影響自己生活。

今天在回家的地鐵上，她依然和從前一樣，默默地為今天的三位案主禱告，那個對婚姻絕望的家庭主婦、那個無勇氣面對生活的大學畢業生、那個焦慮憂心的農民工……他們就在這座冰冷的城市裏的某個角落。看著地鐵窗外，夜色下，乳白的霧霾和璀璨的萬家燈火，融為一體，朦朧而黏稠，如同堵在這個城市每個人胸口的那口「痰」，不吐不快。又是一個夜晚。

三

手機發出陣陣「警告」轟鳴，越來越強，更密集的紅光不停地閃爍閃爍，愈來愈亮，愈發急促和不安，仿佛一群怪獸藏在黑暗中，呻吟著喘息著，即將爆發。如同裝滿了洪水的堰塞湖，即將崩潰和碰湧而出。

除草劑掙紮著從昏睡中起來，昨晚那個噩夢還是如期而至，他真的很想把這部公司特製的手機從 20 層樓上扔下去，他也跟著跳下去！手機快炸了，他也快炸了。

趕緊打開電腦，今天各類不良信息比平時增加了十倍！全屏都是深紅色！

他開始三次深呼吸，但是沒有用，依然恍惚和無法集中注意力。

選擇，刪除！選擇，刪除！選擇，刪除！除草劑偶爾停下來看看，有謠言、有辟謠、有憤怒、有攻擊、有謾罵，有眼淚、有哀慟，人們瘋了吧？！各種情緒各種留言，排山倒海，如同巨大的漩渦，席卷而來！數量之大，如同無盡的驚濤駭浪，前所未有。

除草劑驚呆了，從業以來從沒見過這情形，他不敢也不想停留，他不想讓自己的理性捲入，更不能讓自己的情緒捲入，他越刪越快，呼吸急促，手指如機械般重覆再重覆。

刪除！刪除！而今天的深紅色那個區域，彷彿永遠也刪除不完，數據量太龐大，沒完沒了！如同打怪獸的遊戲，無窮無盡的怪獸們張開大口，噴著毒液和口水，撲面而來，他徹底被淹沒了……

不知什麼時候，除草劑醒來了，他發現自己暈厥在地板上。你他媽活該！他罵自己，爲了點兒春節超時加班費，累死在這裏，也不會有人知道。

窗外，雪花一片一片飄進他瀰漫著霧的視野。下雪了？！

他掙扎著想起來，但渾身無力，他就那樣躺著，看著那些雪花。他多想變成和它們一樣，和它們一樣飄下去，輕輕地，無聲地，遠離這個骯髒黑暗的世界……

他知道他真的快不行了，他必須要找個人聊聊，要不然他要瘋了。找誰呢？爸媽和親人絕對不行，只能加劇他們的擔憂。找朋友，該怎麼說呢？突然，他想起來很早就知道有個心理援助熱線，一直覺得沒必要也沒勇氣撥通。除草劑掙扎著撥通了熱線號碼，雖然他不知道該說什麼，「喂？」

四

野百合接通了電話，「您好，心理援助熱線！」

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助到您的？」

對於野百合來說，從拿起電話的那一刻起，她就開始積極地傾聽，從對方的言辭、虛弱絕望的語氣，來判斷案主抑鬱的程度。她知道，對於電話那頭的尋求幫助者，接線員可能是他們能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除草劑躺著，望著窗外的雪花，停頓了很久，「我想把我的手機、我的電腦都扔到樓下……我也想跳下去……」

野百合的心抽了一下，根據她的經驗，這是位高危案主。雖然她有一套滾瓜爛熟的專業話術，但那瞬間她大腦一片空白，她默默禱告，主啊，求祢給我話語。

除草劑說，「我就是想找個人聊聊，如果我今天死的話。」

他發現窗外的雪花，開始變得多了，跳動著，彷彿它們爭搶著要回家。

「我不知道值不值得？會不會有人在乎？」

按以往，野百合需要在有限的時間裏，盡快地找出對方最爲困擾的問題，透過很多引導技巧，讓來電者削弱自殺決心、增加生存的可能性。但今天，她沒有，只是鼓勵他說，她只是靜靜地聽著，一邊聽一邊禱告。

雪花變得越來越稠密了，狂舞著，旋轉著，撲向大地……

「能告訴我你的噩夢嗎？」野百合望向窗外，每片雪花都那麼焦急，那麼脆弱。

「每一天，我拿著一把砍柴刀，在雜草灌木叢砍來砍去，當我停下來的時候，發現掉在地上的都是無辜的人的胳膊、腿……」

他不停流淚，他們聊了很久很久。

雪越來越大，覆蓋了社區、街道、操場、公園、樹木，白茫茫一片，城市變得乾淨起來。

除草劑躁鬱的情緒漸漸安定下來了，這通聊天，他內心有種說不出來的、從前沒有的平安。如同這個被白雪覆蓋的城市，突然有種不一樣的光澤。

「想要傾訴時，想要找人聊時，歡迎你隨時打來，我們一直都在。」

「姐，謝謝妳。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你可以叫我野百合。」

「野百合？」

「是的，野地裏的百合花！」

(完)